

龚自珍 严复



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浩瀚深广、源远流长，其中近代名家文化更是博大精深……它涵储着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，是中华民族之魂。丛书在名家文学原著中节选出广为流传、脍炙人口、具有深远影响的精髓作品，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，引导青少年准确地理解作品中的道理，把握国学的精髓。

龚自珍 严复／著

品读名家精萃



点亮智慧人生

近代名人文库精萃

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浩瀚深广、源远流长，其中近代名家文化更是博大精深……它涵储着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，是中华民族之魂。丛书在名家文学原著中节选出广为流传、脍炙人口、具有深远影响的精髓作品，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，引导青少年准确地理解作品中的道理，把握国学的精髓。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龚自珍 (1792—1841)

字璦人，号定庵，后更名巩祚，又名易简，字伯定，号羽琰山民。浙江仁和（今杭州）人。近代思想家、文学家。与林则徐、魏源等结宣南诗社，讲求经世致用之学。与魏源齐名，世称“龚魏”。道光九年进士，官礼部主事。才气过人，然其文多与世忤。仕途不达，于道光十九年辞归故里。二十一年春，暴卒于丹阳。诗作气势磅礴，瑰丽奇伟，融政论、抒情于生动的艺术形象之中，自成一派。散文奥博纵横，构思奇特；寓言小品，短小精悍，形象生动，锋芒逼人。其作品饱含着社会、历史内容，深刻揭露清王朝统治的腐朽，反映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，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，洋溢着爱国热忱。著有《己亥杂诗》、《己丙之际著论》、《病梅馆记》等。沈曾植称“定庵之才，数百年所仅有也。”

严 复 (1853—1921)

初名体乾，改名宗光，字又陵，入仕后又改名复，字几道，福建侯官（今福州）人。近代思想家、文学家、翻译家。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同夏曾佑创办《国闻报》、《国闻汇编》，并合撰发表《本馆附印说部缘起》，被认为是近代肯定小说社会作用的第一篇论文。他在译文上态度严谨，选文典型，创立了“信、达、雅”原则。译述了西方哲学、政治、经济、名学著作，如《天演论》、《原富》等。诗歌倾向唯美主义，认为诗歌是“至无用之物”。曾有感时抒愤的诗作，沉郁顿挫，语言朴实。政论文章，揭露现实及科举制弊害，比较中、西学，提倡民主和科学。写法上骈散杂糅，常用对比手法，风格独特，风靡一时。有《严侯官全集》传世。

龚自珍 严复



龚自珍
严复／著

近代名人文库精萃

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浩瀚深广，源远流长，其中近代名家文化更是博大精深……它涵蕴着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，是中华民族之魂。丛书在名家文学原著中节选出广为流传、脍炙人口、具有深远影响的精髓作品，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，引导青少年准确地理解作品中的道理，把握国学的精髓。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浩瀚深广，源远流长，其中近代名家文化更是博大精深……它涵蕴着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，是中华民族之魂。丛书在名家文学原著中节选出广为流传、脍炙人口、具有深远影响的精髓作品，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，引导青少年准确地理解作品中的道理，把握国学的精髓。

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近代名人文库精萃. 龚自珍、严复/刘东主编; 严复, (清)
龚自珍著. —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2.5
ISBN 978-7-5513-0271-5

I. ①近… II. ①刘…②严…③龚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近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②中国文学—古典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清后期
IV. ①I215.0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95734号

近代名人文库精萃

龚自珍 严复

主 编	刘 东
著 者	龚自珍 严 复
责任编辑	王大伟 荆红娟 李 丹
封面设计	梁 宇
版式设计	刘兴福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E-mail: tbyx802@163.com

tbwyzbb@163.com

经 销	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三河市玉星印刷装订厂
开 本	700毫米×960毫米 1/16
字 数	200千字
印 张	13
版 次	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271-5
定 价	26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 065200

目 录

龚自珍	1
严复	49

龚自珍

作者简介

龚自珍（1792—1841）字璚人，号定庵，后更名巩祚，又名易简，字伯定，号羽琇山民。浙江仁和（今杭州）人。近代思想家、文学家。与林则徐、魏源等结宣南诗社，讲求经世致用之学。与魏源齐名，世称“龚魏”。道光九年进士，官礼部主事。才气过人，然其文多与世忤。仕途不达，于道光十九年辞归故里。二十一年春，暴卒于丹阳。诗作气势磅礴，瑰丽奇伟，融政论、抒情于生动的艺术形象之中，自成一派。散文奥博纵横，构思奇特，寓言小品，短小精悍，形象生动，锋芒逼人。其作品饱含着社会、历史内容，深刻揭露清王朝统治的腐朽，反映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，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，洋溢着爱国热忱。著有《己亥杂诗》、《乙丙之际著议》、《病梅馆记》等。

沈曾植称“定庵之才，数百年所仅有也。”

散文

病梅馆记

江宁之龙蟠，苏州之邓尉，杭州之西溪，皆产梅。或曰：梅以曲为美，直则无姿；以欹为美，正则无景；梅以疏为美，密则无态。固也。此文人画士，心知其意，未可明诏大号，以绳天下之梅也；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，斫直、删密、锄正，以夭梅、病梅为业以求钱也。梅之欹、之疏、之曲，又非蠢蠢求钱之民，能以其智力为也。

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，明告鬻梅者，斫其正，养其旁条，删其密，夭其稚枝，锄其直，遏其生气，以求重价，而江、浙之梅皆病。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！

予购三百盆，皆病者，无一完者，既泣之三日，乃誓疗之、纵之、顺之，毁其盆，悉埋于地，解其棕缚；以五年为期，必复之全之。予本非文人画士，甘受诟厉，辟病梅之馆以贮之，呜呼！安得使予多暇日，又多闲田，以广贮江宁、杭州、苏州之病梅，穷予之生光阴以疗梅也哉？

乙丙之际著议第六

自周而上，一代之治，即一代之学也；一代之学，皆一代王者开之也。有天下，更正朔，与天下相见，谓之王。佐王者，谓之宰。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，载之文字，谓之法，即谓之书，谓之礼，其事谓之史职。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，谓之太史，谓之卿大夫。天下听从其言语，称为本朝。奉租税焉者，谓之民。民之识立法之意者，谓之士。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诫语者，谓之师儒。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，谓之后王。后王之世之听言语奉租

税者，谓之后王之民。王、若宰、若大夫、若民相与以有成者，谓之治，谓之道。若士、若师儒法则先王、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，谓之学。师儒所谓学有载之文者，亦谓之书。是道也，是学也，是治也，则一而已矣。

乃若师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，亦相诫语焉，则兼综之能也，博闻之资也。上不必陈于其王，中不必采于其冢宰、其太史大夫，下不必信于其民。陈于王、采于宰，信于民，则必以诵本朝之法，读本朝之书为率。师儒之替也，原一而流百焉，其书又百其流焉，其言又百其书焉。各有守闻，各欲措之当世之君民，则政教之未失也。虽然，亦皆出于本朝之先王。是故司徒之官之后为儒，史官之后为道家老子氏，清庙之官之后为墨翟氏，行人之官之后为纵横鬼谷子氏，礼官之后为名家邓析子氏、公孙龙氏，理官之后为法家申氏、韩氏。世之盛也，登于其朝，而习其揖让，闻其钟鼓，行于其野，经于其庠序，而肄其豆笾，契其文字。处则为占毕诵，而出则为条教号令，在野则熟其祖宗之遗事，在朝则效忠于其子孙。夫是以齐民不敢与师儒齿，而国家甚赖有士。

及其衰也，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遗法，而在庠序者犹得据所肄习以为言，抱残守阙，纂一家之言，犹足以保一邦、善一国。孔子曰：“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”又曰：“吾不复梦见周公。”至于夏礼商礼，取识遗忘而已。以孔子之为儒而不高语前哲王，恐蔑本朝以干戾也。至于周及前汉，皆取前代之德功艺术，立一官以世之，或为立师，自《易书》大训杂家言，下及造车、为陶、医、卜、星、祝、仓、庾之属，使各食其姓之业，业修其旧。此虽盛天子之用心，然一代之大训不在此也。

后之为师儒不然。重于其君，君所以使民者则不知也；重于其民，民所以事君者则不知也。生不荷耒耨，长不习吏事，故书雅记，十窥三四，昭代功德，瞠目未睹，上不与君处，下不与民处。由是士则别有士之渊薮者，儒则别有儒之林囿者，昧王霸之殊统，文质之异尚。其惑也，则且援古以刺今，嚄然有声气矣。是故道德不一，风教不同，王治不下究，民隐不上达，国有养士之资，士无报国之日，殆夫，殆夫！终必有受其患者，而非士之谓夫？

乙丙之际著议第七

夏之既夷，豫假夫商所以兴，夏不假六百年矣乎？商之既夷，豫假夫周所以兴，商不假八百年矣乎？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，天下有万亿年不夷之道。然而十年而夷，五十年而夷，则以拘一祖之法，惮千夫之议，听其自侈，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。

一祖之法无不敝，千夫之议无不靡，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，孰若自改革？抑思我祖所以兴，岂非革前代之败耶？前代所以兴，又非革前代之败耶？何莽然其不一姓也？天何必不乐一姓耶？鬼何必不享一姓耶？奋之，奋之！将败则豫师来姓，又将败则豫师来姓。《易》曰：

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非为黄帝以来六七姓括言之也，为一姓劝豫也。

乙丙之际著议第九

吾闻深于《春秋》者，其论史也，曰：“书契以降，世有三等，三等之世，皆观其才；才之差，治世为一等，乱世为一等，衰世别为一等。

衰世者，文类治世，名类治世，声音笑貌类治世。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，似治世之太素；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，似治世之希声；道路荒而畔岸隳也，似治世之荡荡便便；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，似治世之不易。左无才相，右无才史，阍无才将，庠序无才士，陇无才民，廛无才工，衢无才商，抑巷无才偷：市无才狙，藪泽无才盗，则非但眇君子也，抑小人甚眇。

当彼其世也，而才士与才民出。则百不才督之缚之，以至于戮之。戮之非刀、非锯、非水火；文亦戮之，名亦戮之，声音笑貌亦戮之。戮之权不告于君，不告于大夫，不宜于司市，君大夫亦不任受。其法亦不及要领，徒戮其心，戮其能忧心、能愤心、能思虑心、能作为心、能有廉耻心、能无渣滓心。又非一日而戮之，乃以渐，或三岁而戮之，十年而戮之，百年而戮之。才者自度将见戮，则蚤夜号以求治，求治而不得，悖悖者则蚤夜号以求乱。夫悖且悖，且喟然眈眈以思世之一便己，才不可问矣，彘之伦有辞矣。然而起视其世，乱亦竟不远矣。

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，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，忧不才而庸，如其忧才而悖；忧不才而众怜，如其忧才而众畏。履霜之，寒于坚冰，未雨之鸟，威于飘摇，痹癆之疾，殆于痈疽，将萎之华，惨于槁木。三代神圣，不忍薄谪士勇夫，而厚蒙驽羸，探世变也，圣之至也。

明良论一

三代以上，大臣、百有司无求富之事，无耻言富之事。贫贱，天所以限农亩小人；富贵者，天所以待王公大人君子。王公大人之富也，未尝温饱之私感恩于人主，人主以大臣不富为最可嘉可法之事，尤晚季然也。《洪范》五福，二曰富；《周礼》八枋，一曰富。臣之于君也，急公爱上，出自天性，不忍论施报。人主之遇其臣也，厚以礼，绳以道，亦岂以区区之禄为报？然而禹、箕子、周公然者，王者为天下国家崇气象，养体统，道则然也。孟子曰：“无恒产而有恒心，惟士为能。”虽然，此士大夫所以自律则然，非君上所以律士大夫之言也。得财则勤于服役，失败则怫然愠，此诚厮仆之所为，不可以概我士大夫。然而卒无以大异乎此者，殆势然也。士大夫岂尽不古若哉？廉耻岂中绝于士大夫之哉？

然而古之纤人欲吏少于今者，诚贵有以谋之至亟矣！三代、炎汉勿论，论唐、宋盛时，其大臣魁儒，大率豪伟而疏阔，其讲官学士，左经右史，鲜有志温饱，察鸡豚之行；其庸下者，亦复优游书画之林，文采酬酢，饮食风雅。今士大夫，无论希风古哲，志所不属，虽下

劣如矜翰墨，召觴咏，我知其必不暇为也。今上都通显之聚，未尝道政事谈文艺也；外吏之宴游，未尝各陈设施谈利弊也；其言曰：地之腴瘠若何？家具之赢不足若何？车马敝而责券至，朋然以为忧，居平以贫故，失卿大夫体，甚者流为市井之行。崇文门以西，彰义门以东，一日不再食者甚众，安知其无一命再命之家也？远方之士，未尝到京师，担笈数千里而至，乐瞻士大夫之气象丰采，以归语田里。今若此，殆非所以饰四方之观听也！谓外吏富乎？积逋者又十且八九也。

夫士辞乡里，以科名通籍于朝，人情皆愿娱乐其亲，赡其室家；廩告无粟，廨告无刍，索屋租者且至相逐，家人嗷嗷然呼。当是时，犹有如贾谊所言“国忘家，公忘私”者，则非特立独行以忠诚之士不能。能以概责之六曹、三院、百有司否也？内外大小之臣，具思全躯保室家，不复有所作为，以负圣天子之知遇，抑岂无心，或者贫累之也。《鲁论》曰：“季氏富于周公。”知周公未尝不富矣。微周然，汉、唐、宋之制俸，皆数倍于近世，史表具在，可按而稽。天子富有四海，天子之下，莫崇于诸侯，内而大学士、六卿，外而总督、巡抚，皆古之莫大诸侯。虽有巨万之资，岂过制焉？其非俭于制，而又黷货焉，诛之甚有词矣！

今久资尚书、侍郎，或无千金之产，则下可知也。诚使内而部院大臣、百执事，外而督、抚、司、道、守、令，皆不必自顾其身与家，则虽有庸下小人，当饱食之暇，亦必以其余智筹及国之法度、民之疾苦，泰然而无忧，则心必不能以无所寄，亦势然也，而况以素读书、素识大体之士人乎？夫绳古贤者，动曰是真能忘其身家以图其君。由今观之，或亦其身家可忘而忘之尔。内外官吏皆忘其身家以相为谋，则君民上下之交，何事不成？何废不举？汉臣董仲舒曰“被润泽而大丰美者”，此也。朝廷不愈高厚，宇宙不愈清明哉？

明良论二

士皆知有耻，则国家永无耻矣；士不知耻，为国之大耻。历览近代之士，自其敷奏之日，始进之年，而耻已存者寡矣！官益久，则气愈媮；望愈崇，则谄愈固；地益近，则媚亦益工。至身为三公，为六卿，非不崇高也，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，匪但目未睹，耳未闻，梦寐亦未之及。臣节之盛，扫地尽矣。非由他，由于无以作朝廷之气故也。何以作之气？曰：以教之耻为先。

《礼·中庸》篇曰：“敬大臣则不眩。”郭隗说燕王曰：“帝者与师处，王者与友处，伯者与臣处，亡者与役处。凭几其杖，顾盼指使，则徒隶之人至。恣睢奋击，呶籍叱咄，则厮役之人至。”贾谊谏汉文帝曰：“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马，彼将犬马自为也。如遇官徒，彼将官徒自为也。”凡兹三训，炳若日星，皆圣哲之危言，古今之至诫也！尝见明初逸史，明太祖训臣之语曰：“汝曹辄称尧、舜，主苟非圣，何敢谏为圣？主已圣矣，臣愿已遂矣，当

加之以吁主，自居皋，契之义。朝见而尧舜之，夕见而尧舜之便，为尧舜者，岂不亦厌于听闻乎？”又曰：“幸而朕非尧舜耳。朕为尧舜，乌有汝曹之皋、夔、稷、契哉？其不为共工、兜，为尧、舜之所流放者几希！”此真英主之言也。坐而论道，谓之三公。唐、宋盛时，大臣讲官，不辍赐坐、赐茶之举，从容乎便殿之下，因得讲论古道，儒硕兴起。及据季也，朝见长跪夕见长跪之余，无此事矣。不知此制何为而辍，而殿陛之仪，渐相悬以相绝也？

农工之人、肩荷背负之子则无耻，则辱其身而已；富而无耻者，辱其家而已；士无耻，则名之曰辱国；卿大夫无耻，名之曰辱社稷。由庶人贵而为士，由士贵而为小官，为大官，则由始辱其身家，以延及于辱社稷也，厥灾下达上，象似火！大臣无耻，凡百士大夫法则之，以及士庶人法则之，则是有三数辱社稷者，而令命天下之人，举辱国以辱其家，辱其身，混混沄沄，而无所底，厥咎上达下，象似水！上若下胥水火之中也，则何以国？

窃窥今政要之官，知车马、服饰、言词捷给而已，此外非所知也。清暇之官，知作书法、赓诗而已，外此非所问也。堂陛之言，探喜怒以为之节，蒙色笑，获燕闲之赏，则扬扬然以喜，出夸其门生、妻子。小不霁，则头抢地而出，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，彼其心岂真敬畏哉？问以大臣应如是乎？则其可耻之言曰：我辈只能如是而已。至其居心又可得而言，务车马、捷给者，不甚读书，曰：我早晚直公所，已贤矣，已劳矣。作书、赋诗者，稍读书，莫知大义，以为苟安其位一日，则一日荣；疾病归田里，又以科名长其子孙，志愿毕矣。且愿子孙世世以退缩为老成，国家我家何知焉？嗟乎哉！如是而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，则纷纷鸱燕逝而已，伏栋下求俱压焉者尠矣。

昨者，上谕至，引卧薪尝胆事自况比，其闻之而肃然动于中欤？抑弗敢知！其竟愴然无所动于中欤？抑更弗敢知！然尝遍览人臣之家，有缓急之举，主人忧之，至戚忧之，仆妾之不可去者忧之；至其家求寄食焉之寓公，旅进而旅豢焉之仆从，伺主人喜怒之狎客，试召而诘之，则岂有为主人分一夕之愁苦者哉？故曰：厉之以礼出乎上，报之以节出乎下。非礼无以劝节，非礼非节无以全耻。古名世才起，不易吾言矣。

明良论三

敷奏而明试，吾闻之乎唐、虞；书贤而计廉，吾闻之乎成周。累日以为劳，计岁以为阶，前史谓之停年之格，吾不知其始萌芽何帝之世，大都三代以后可知也。

今之士进身之日，或年二十至四十不等，依中计之，以三十为断。翰林至荣之选也，然自庶吉士至尚书，大抵须三十年或三十五年；至大学士又十年而弱。非翰林出身，例不得至大学士。而凡满洲、汉人之仕宦者，大抵由其始宦之日，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，极速亦三十年。贤智者终不得越，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。此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也。夫自三十进

身，以至于为宰辅、为一品大臣，其齿发固已老矣，精神固已惫矣，虽有耆寿之德，老成之典型，亦足以示新进；然而因阅历而审顾，因审顾而退憊，因退憊而尸玩，仕久而恋其籍，年高而顾其子孙，僂然终日，不肯自请去。或有故而去矣，而英奇未尽之士，亦卒不得起而相代。此办事者所以日不足之根源也。城东谚曰：“新官忙碌石子。旧官快活石师子。”盖言夫资格未深之人，虽勤苦甚至，岂能冀甄拔？而具形相向坐者数百年，莫如柱外石师子，论资当最高也。

如是而欲勇往者知劝，玩恋者知惩，中材绝侥幸之心，智勇甦束缚之怨，岂不难矣！至于建大猷，白大事，则宜乎更绝无人也。其资浅者曰：我积俸以俟时，安静以守格，虽有迟疾，苟过中寿，亦冀终得尚书、侍郎。奈何资格未至，哓哓然以自丧自官为？其资深者曰：我既积俸以俟之，安静以守之，久而危致乎是。奈何忘其积累之苦，而哓哓然以自负其岁月为？其始也，犹稍稍感慨激昂，思自表见；一限以资格，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。当今之弊，亦或出于此，此不可不为变通者也。

明良论四

庖丁之解牛，伯牙之操琴，羿之发羽，僚之弄丸，古之所谓神技也。戒庖丁之刀曰：多一割亦答汝，少一割亦答汝；勒伯牙之弦曰：汝今日必志于山，而勿水之思也；矫羿之弓，捉僚之丸曰：东顾勿西逐，西顾勿东逐，则四子者皆病。人有疥癬之疾，则终日抑搔之，其疮痂，则日夜抚摩之，犹惧未艾，手欲勿动不可得，而乃卧之以独木，缚之以长绳，俾四肢不可以屈伸，则虽甚痒且甚痛，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耳。何也？无所措术故也。

律令者，吏胥之所守也；政道者，天子与百官之所图也。守律令而不敢变，吏胥之所以侍立而体卑也；行政道而惟吾意所欲为，天子百官之所以南面而权尊也。为天子者，训迪其百官，使之共治吾天下，但责之以治天下之效，不必问其若之何而以为治，故唐、虞、三代之天下无不治。

治天下之书，莫尚于六经。六经所言，皆举其理、明其意，而一切琐屑牵制之术，无一字之存，可数端瞭也。约束之，羁縻之，朝廷一二品之大臣，朝见而免冠，夕见而免冠，议处、察议之谕不绝于邸钞。部臣工于综核，吏部之议群臣，都察院之议吏部也，靡月不有。府州县官，左顾则罚俸至，右顾则降级至，左右顾则革职至，大抵逆亿于所未然，而又绝不斟画其所已然。其不罚不议者，例之所得行者，虽亦自有体要，然行之无大损大益。盛世所以期诸臣之意，果尽于是乎？恐后有识者，谓率天下之大臣群臣，而责之以吏胥之行也。一越乎是，则议处之，察议之，官司之命，且倒悬于吏胥之手。彼上下其手，以处夫群臣之不合乎吏胥者，以为例如是，则虽天子之尊，不能与易，而群臣果相戒以勿为官司之所为矣。

夫聚大臣群臣而为吏，又使吏得以操切大臣群臣，虽圣如仲尼，才如管夷吾，直如史鱼，忠如诸葛亮。犹不能以一日善其所为，而况以本无性情、本无学术之侪辈邪？

伏见今督、抚、司、道，虽无大贤之才，然奉公守法畏罪，亦云至矣，蔑以加矣！使奉公守法畏罪而遽可为治，何以今之天下尚有几微之未及于古也？天下无巨细，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，则虽以总督之尊，而实不能以行一谋、专一事。夫乾纳贵裁断，不贵端拱无为，亦论之似者也。然圣天子亦总其大端而已矣。至于内外大臣之权，殆亦不可以不重。权不重则气不振，气不振则偷，偷则敝。权不重则民不畏，不畏则狎，狎则变。待其敝且变，而急思所以救之，恐异日之破坏条例，将有甚焉者矣。

古之时，守令皆得以专戮，不告大官，大官得以自除辟吏，此其流弊，虽不可胜言，然而圣智在上，今日虽略仿古法而行之，未至擅威福也。仿古法以行之，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。矫之而不过，且无病，奈之何不思更沫，琐琐焉，屑屑焉，惟此之是行而不虞其侈也？圣天子赫然有意千载一时之治，删弃文法，捐除科条，裁损吏议，亲总其大纲大纪，以进退一世，而又命大臣以所当为，端群臣以所当从。内外臣工有大罪，则以乾断诛之，其小故则宥之，而勿苛细以绳其身。将见堂廉之地，所图者大，所议者远，所望者深，使天下后世，谓此盛世君臣之所有为，乃莫非盛德大业，而必非吏胥之私智所得而仰窥。则万万世屹立不败之谋，实定于此。

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

钦差大臣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公既陞，礼部主事仁和龚自珍则献三种决定义，三种旁义，三种答难义，一种归墟义。

中国自禹、箕子以来，食货并重。自明初开矿，四百余载，未尝增银一厘。今银尽明初银也，地中实，地上虚，假使不漏于海，人事火患，岁岁约耗银三四千两，况漏于海如此乎？此决定义，更无疑义。汉世五行家，以食妖、服妖占天下之变。鸦片烟则食妖也，其人病魂魄，逆昼夜，其食者宜縲首诛！贩者、造者，宜刎脰诛！兵丁食宜刎脰诛！此决定义，更无疑义。诛之不可胜诛，不可绝其源；绝其源，则夷不逞，奸民不逞；有二不逞，无武力可以胜也？公驻澳门，距广州城远，夷筴也，公以文臣孤入夷筴，其可乎？此行宜以重兵自随，此正皇上颁关防使节制水师意也。此决定义，更无疑义。

食妖宜绝矣，宜并杜绝呢羽毛之至，杜之则蚕桑之利重，木棉之利重，蚕桑、木棉之利重，则中国实。又凡钟表、玻璃、燕窝之属，悦上都之少年，而夺其所重者，皆至不急之物也，宜皆杜之。此一旁义。宜勒限使夷人徙澳门，不许留一夷。留夷馆一所，为互市之栖止。此又一旁义。火器宜讲求，京师火器营，乾隆中攻金种川用之，不知施于海便否？广州有巧

工能造火器否？胡宗宪《图编》，有可约略仿用者否？宜下群吏议，如带广州兵赴澳门，多带巧匠，以便修整军器。此又一旁义。

于是有儒生送难者曰：“中国食急于货。”袭汉臣刘陶旧议论以相舐。固也，似也，抑我岂护惜货，而置食于不理也哉？此议施之于开矿之朝，谓之切病；施之于禁银出海之朝，谓之不切病。食固第一，货即第二，禹、箕子言如此矣。此一答难。于是有夷吏送难者曰：“不用呢羽、钟表、燕窝、玻璃，税将绌。”夫中国与夷人互市，大利在利其米，此外皆末也。宣正告之曰：“行将关税定额，陆续请减，未必不蒙恩允，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所入，矧所损细所益大？此又一答难。乃有迂诞书生送难者，则不过曰为宽大而已，曰必毋用兵而已。告之曰：刑乱邦用重典，周公公训也。至于用兵，不比陆路之用兵，此驱之，非剿之也；此守海口，防我境，不许其入，非与彼战于海，战于舡艙也。伏波将军则近水，非楼船将军，非横海将军也。况陆路可追，此无可追，取不逞夷人及奸民，就地正典刑，非有大兵阵之原野之事，岂古人于陆路开边衅之比也哉？”此又一答难。

以上三难，送难者皆天下黠猾游说，而貌为老成迂拙者也。粤省僚吏中有之，幕客中有之，游客中有之，商估中有之，恐绅士中未必无之，宜杀一儆百。公此行此心，为若辈所动，游移万一，此千载之一时，事机一跌，不敢言之矣！不敢言之矣！

古奉使之诗曰：“忧心悄悄，仆夫况瘁。”悄悄者何也？虑尝试也，虑窥伺也。虑洩言也。仆夫左右亲近之人，皆大敌也。仆夫且尤形于色，而有况瘁之容，无飞扬之意，则善于奉使之至也。阁下其绎此诗！何为一归墟义也。曰：我与公约，期公以两期期年，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，物力实，人心定，而后归报我皇上。《书》曰：“若射之有志。”我之言，公之鹄矣。

壬癸之际胎观第三

有天下，有大国。宝应出，福德聚，主天下。宝应不出，福德不聚，主大国有天下者，都中。有大国者，都西北。大国之君，有古纪，有近纪，亦以福德为差。夫始变古者，颛顼也。有帝统，有王统，有霸统，帝统之盛，颛顼、伊耆、姚；王统之盛，姒、子、姬；霸之盛，共工、嬴、刘、博尔吉吉特氏。非帝王之法，地万里，位百叶，统犹为霸。

帝有法，王有法，霸有法，皆异天，皆不相师，不相訾，不相消息。王统以儒墨进天下之言；霸统以法家进天下之言；霸之末失，以杂家进天下之言。以霸法劝帝王家，则诛。以帝王法劝霸家，则诛。能知王霸之异天者曰大人。进退王霸之统者曰大人。大人之聪明神武而不杀，总其文辞者曰圣人。圣人者，不王不霸，而又异天；天异以制作，以制作自为统。自霸天下之民，以及凡民，姓必黄炎；惟太、黄炎、共工为有胤孙，非古之凡民皆有胤孙。

古之世，语言出于一，以古语古，犹越人越言，楚人楚言也。后之世，语言出于二，以后语古，犹楚人以越言名，越人以楚言名也。虽有大人生于霸世，号令弗与共，福禄弗与偕，观其语言，弗可用；号令与共，福禄与偕，观其语言，卒弗可用；于是退而立大人之语言，明各家之统，慕圣人之文，固犹将生越而楚言也。

壬癸之际胎观第四

心无力者，谓之庸人。报大仇，医大病，解大难，谋大事，学大道，皆以心之力。

司命之鬼，或哲或悖，人鬼之所不平，卒平于哲人之心。哲人之心，孤而足恃，故取物之不平者恃之。或以妒正性命，丑忌姣，曲忌直，父亦妒子，妻亦妒夫；或以攻正性命，细攻大，貌攻物，竄攻成，侧攻中。细攻大，将以求大名，侧攻中，将以求中名，谓之舍天下之乐，求天下之不乐。

君子有心刑，大刑罚，中刑绝，细刑校，道莫高于能容，事莫惨于见容，大倨故色卑，大傲故辞卑，大忍故所责于人卑。伤生之事，异形而同神者二：一曰好胜，二曰好色。何以同？其原同也。五伦之事，天人互孳，人天迭为始，知不死之说者，亦不耻欲寿命。欲寿命有三术，惜神一，生物二，离怨憎三。大兵大札，起于肉食。大亡大哀，起于莞簟。大薄蚀，大崩竭，起于胶固。

壬癸之际胎观第五

万物之数括于三：初异中，中异终，终不异初。一匏三变，一枣三变，一枣核亦三变。和人用万物之数，或用其有，或用其空，或用其有名，或用其无名，或用其收，或用其弃。大人收者一而弃者九也，不以收易弃也。享，弃之积也。忌人者谤以所反，夺所恃也；媚人者誉以所反，绝所虑也。静女之动，其动失度。哀乐爱憎相承，人之反也；寒暑昼夜相承，天之反也。

万物一而立，再而反，三而如初。天用顺教，圣人用逆教，逆犹往也，顺犹来也。生民，顺也；报本始，逆也。冬夏，顺也。冬不益之冰，为之裘，夏不益之火，为之葛，逆也。乱，顺也；治乱，逆也。庖犧氏之《易》，逆数也，礼逆而情肃，乐逆而声灵。是故教王者上勤天，教子上勤父，教臣上勤国君。

壬癸之际胎观第六

有域外之言，有域中之言，域外之言有例，域中之言有例。有以天为极，以命为的；有不以天为极，不以命为的。域外之言，善不善报于而身，历万生死而身弥存；域中之言，死可以休矣，善不善报于而胤孙。是故夫有尺土之氓，则立宗为先，及其有天下，师彼农夫，谓将以传福禄于后昆。

呜呼！既报之后身，又禄之身后，不亦劝乎？既报之于后身，反芟刈其身后，不亦伤乎？是故大人毋辨、毋惑、毋眩瞽，而惟为善之是坚。大人之所难言者三：大忧不正言，大患不正言，大恨不正言。忧无故比，患无故例，仇无故诛，恨无故门，言无故家。

古史钩沉论一

龚自珍曰：史氏之书有之曰：霸天下之孙，中叶之主，其力弱，其志文，其聪明下，其财少，未尝不周求礼义廉耻之士，厚其貌，姬其言，则或求之而应，则或求之而不应，则必视祖之号令以差。史氏之书又有之：昔者霸天下之氏，称祖之庙，其力强，其志武，其聪明上，其财多，未尝不仇天下之士，去人之廉，以快号令，去人之耻，以嵩高其身；一人为刚，万夫为柔，以大使其有力疆武；而胤孙乃不可长，乃诽，乃怨，乃责问，其臣乃辱。

荣之亢，辱之始也；辨之亢，诽之始也；使之便，任法之便，责问之始也。气者，耻之外也；耻者，气之内也。温而文，王者之言也；惕而让，王者之行也；言文而行让，王者之所以养人气也。籀其府焉，徘徊其钟焉，大都积百年之力，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，既殄、既殄、既夷，顾乃席虎视之余荫；一旦责有气于臣，不亦暮乎！

尊史

史之尊，非其职语言、司谤誉之谓，尊其心也。心何如而尊？善入，何者善入？天下山川形势，人心风气，土所宜，姓所贵，皆知之；国之祖宗之令，下逮吏胥之所口守，皆知之。其于言礼、言兵、言政、言狱、言掌故、言文体、言人贤否，如其言家事，可谓入矣。又如何而尊？善出。何者善出？天下山川形势，人心风气，土所宜，姓所贵，国之祖宗之令，下逮吏胥之所守，皆有联事焉，皆非所专官。其于言礼、言兵、言政、言狱、言掌故、言文体、言人贤否，如优人在堂下，号咷歌舞，哀乐万千，堂上观者，肃然踞坐，眄睐而指点焉，可谓出矣。

不善入者，非实录，垣外之耳，乌能治堂中之优也耶？则史之言，必有余寐。不善出者，必无高情至论，优人哀乐万千，手口沸羹，彼岂复能自言其哀乐也耶？则史之言，必有余喘。是故欲为史，若为史之别子也者，毋寐毋喘，自尊其心。心尊，则其官尊矣，心尊，则其言尊矣。官尊言尊，则其人亦尊矣。尊之之所归宿如何？曰：乃又有所大出入焉。何者大出入？曰：出乎史，入乎道，欲知大道，必先为史。此非我所闻，乃刘向、班固之所闻。向、固有徵乎？我徵之曰：古有柱下史老聃，卒为道家大宗，我无徵也欤哉？

尊任

《周礼》：“以九两系邦国之民，八曰友以任得民。”又曰：“以六行教万民：孝、友、睦、任、卹。”杜子春曰：“任，任朋友之事者。”周爵五等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男，任也；

子，以谷壁养人；男，以蒲壁安人。曾子曰：“士不可以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”任也者，侠之先声也。古亦谓之任侠，侠起先秦间，任则三代有之。侠尚意气，恩怨太明，儒者或不肯为；任则周公与曾子之道也。

世之衰，患难不相急，豪杰罹患难，则正言庄色厚貌以益锄之；虽有骨肉之恩，夙所卵冀之子，飘然绝裾，远引事外。虽然，豪杰则曰：吾罹患难，而呼号求援手于庸人，岂复为豪杰哉！其言则曰：应龙入智井，不瞑目以待鳅之饱龙肉，而睫泪以哀井上之居民，岂得为应龙也哉！万一卒不死，或者天神凭焉。道家者之书有之曰：“活一大贤者，功视活凡夫九十万亿；活一圣人，功视活凡夫九万万亿。”吾友阳城令桂林李公则曰：《礼》曰：“吊人弗能赙，弗问其所费，问疾弗能遗，弗问其所欲，见人弗能馆，弗问其所舍。”吾补《礼》文之阙，则亦曰：见患难弗能救，弗咎其所以致患难。其言取风示末世，粹然忼然。

呜呼！应龙之譬之肆，侠者之气纵，道家之言诡，皆非周公、曾子法。李公儒者也，古之任者也，言如是，言之感慨尽如是，是亦足矣。吾又闻之，广西实天下之高山大川，气苍苍莽莽，不为中原滑所中；李公行毕如其言，山川然也。

尊隐

将与汝枕高林，藉丰草，去沮洳，即犖确，第四时之荣木，瞩九州之神皋，而从我嬉其间，则可谓山中之傲民也已矣。仁心为干，古义为根，九流为华实，百氏也桠藩，枝叶昌洋，不可殚论，而从我嬉其间，则可谓山中之悴民也已矣。

闻之古史氏矣，君子所大者生也，所大乎其生者时也。是故岁有三时：一曰发时，二曰怒时，三曰威时；日有三时，一曰蚤时，二曰午时，三曰昏时。夫日胎于溟涬，浴于东海，徘徊于华林，轩辕于高閤，照耀人之新沐濯，沧沧凉凉，不炎其光，吸引清气，宜君宜王，丁此也以有国，而君子适生之，入境而问之，天下法宗礼，族归心，鬼归祀，大川归道，百宝万货，人功精英，不翼而飞，府于京师，山林冥冥，但有鄙夫、皁隶所家，虎豹食之，曾不足悲。日之亭午，乃炎炎其光，五色文明，吸饮和气，宜君宜王，丁此也以有国，而君子适生之，入境而问之，天下法宗礼，族修心，鬼修祀，大川修道，百宝万货，奔命涌塞，喘车牛如京师，山林冥冥，但有室士，天命不犹，与草木死。日之将夕，悲风骤至，人思灯烛，惨惨目光，吸饮莫气，与梦为邻，未即于床，丁此也以有国，而君子适生之；不生王家，不生其元妃、嫔嬙之家，不生所世世豢之家，从山川来，止于郊。

而问之曰：何哉？古先册书，圣智心肝，人功精英，百工魁杰所成，如京师，京师弗受也，非但不受，又裂而磔之。丑类羸砦，诈伪不材，是辇是任，是以为生资，则百宝咸怨，怨则反其野矣。贵人故家蒸尝之宗，不乐守先人之所予重器，不乐守先人之所予重器，则嫫

人子篡之，则京师之气泄，京师之气泄，则府于野矣。如是则京师贫；京师贫，则四山实矣。古先册书，圣智心肝，不留京师，蒸尝之宗之子孙，见闻媿媿，则京师贱；贱，则山中之民，有自公侯者矣。如是则豪杰轻量京师；轻量京师，则山中之势重矣。如是则京师如鼠壤；如鼠壤，则山中之壁垒坚矣。京师之日苦短，山中之日长矣。风恶，水泉恶，尘霾恶，山中泊然而和，冽然而清矣。人攘臂失度，啾啾如蝇虻，则山中戒而相与修姻靡矣。朝士寡助失亲，则山中之民，一啸百吟，一呻百问疾矣。朝士偃焉偷息，简焉偷活，侧焉徨徨商去留，则山中之岁月定矣。多暴侯者，过山中者，生钟簏之思矣。童孙叫呼，过山中者，祝寿耆之毋遽死矣。其祖宗曰：我无余荣焉，我以汝为殿矣。其山林之神曰：我无余怒焉。我以汝为殿矣。俄焉寂然，灯烛无光，不闻余言，但闻鼾声，夜之漫漫，鷓旦不鸣，则山中之民，有大音声起，天地为之钟鼓，神人为之波涛矣。

是故民之丑生，一纵一横。旦暮为纵，居处为横，百世为纵。一世为横，横收其实，纵收其名。之民也，壑者欤？邱者欤？垤者欤？避其实者欤？能大其生以察三时，以宠灵史氏，将不谓之横天地之隐欤？闻之史氏矣，曰：百媚夫，不如一狷夫也；百酣民，不如一瘁民也；百瘁民，不如一之民也。则又问曰：之民也，有待者耶？无待者耶？应之曰：有待。孰待？待后史氏。孰为无待？应之曰：其声无声，其行无名，大忧无蹊辙，大患无畔涯，大傲若折，大瘁若息：民之无形，光景煜爚，捕之杳冥，后史氏欲求之，七反而无所睹也。悲夫悲夫！夫是以又谓之纵之隐。

宥情

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相与言。甲曰，有士于此，其于哀乐也，沈沈然，言之而不厌，是何苦？乙曰：是嫫媿之民也。许慎曰：“情，人之阴气有欲者也。”圣人不然，清明而强毅，无畔援，无歆羨，以其旦阳之气，上达于天。阴气有欲，岂美谈耶？丙请辨之，西方之志曰，欲有三种，情欲为上。西方圣人，不以情为鄙夷，子言非是。丁曰：乙以情隶欲，无以处夫哀乐之正而非欲者，且人之所以异于铁牛、土狗、木寓龙者安在？乙非是。丙以欲隶情，将使万物有欲，毕诡于情，而情且为秽墟，为罪藪，丙又非是。是以不如析言之也，西方之志，盖善乎其析言之矣。戊请辨之曰：西方之志又有之，纯想即飞，纯情即坠，若是乎其概而诃之也，不得言情，或贬或无贬，汝言皆非是。

龚子闲居，阴气沈沈而来袭心，不知何病，以诤江沅。江沅曰：我尝闲居，阴气沈沈而来袭心，不知何病。龚子则自求病于其心，心有脉，脉有见童年。见童年侍母侧，见母，见一灯荧然，见一砚、一几，见一仆姬，见一猫，见如是，见已，而吾病得矣。龚子又尝取钱枚长短言一卷，使江沅读。沅曰：异哉！其心朗朗乎无滓，可以逸尘埃而登青天，惜其声音